

鹅城花灯夜

洗华强摄



苏东坡的“两个西湖”

□吴冰

四月惠州，莺飞草长，鹤鹭祥舞。惠州西湖的鸟岛，名不虚传，一大早，百鸟齐鸣，仿佛大合唱，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白鹭、夜鹭、鸬鹚等知名不知名的鸟，各展歌喉，伴随着木棉花的妩媚，在鸟语花香中，把一个生态朦胧的西湖热闹地唱到眼前。

当地人说不看西湖，不算到惠州。看西湖则绕不开苏东坡。在我看来，东坡先生一生涉足的三个西湖，钟爱程度无分伯仲。物理意义的西湖，只是空间与时间的经纬度而已。无论是杭州、颍州还是惠州，这三个西湖均蕴含了“两个意境”的西湖，即“庙堂”之上的西湖与“江湖”之远的西湖。

不懂苏东坡 就不懂惠州人民怀念先生的原因

“半城山色半城湖”，惠州的美，在西湖。

这里原本称丰湖，是东坡先生来之后改的名，可见杭州西湖在他的心中的牵挂。这似乎成了他的习惯，两年七个月之后，被贬往儋州，途中路过湛江，虽只停留了两天，也把当地罗湖改名西湖。

惠州西湖，飘荡着东坡诗文之灵魂，涵养浸润着东坡诗词美学的精神。东坡寓惠两年多，游得多并且赋咏得多的，还是惠州西湖。其足迹遍及西湖的山山水水，以称绝一代的诗文，为惠州西湖润色，大大提高了西湖的知名度。东坡称赞惠州“山水秀邃”，特别钟情西湖的夜色。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诗中的西湖夜景令人陶醉。惠州西湖著名景点中的鹤峰返照、苏堤玩月、玉塔微澜、六如禅悟、西新避暑，都与东坡有直接关系。闻名惠州的大孝子江逢辰，是东坡的忠实粉丝，如其诗所赞：“但觉公曾寓此地，至今草木皆光气。”

与杭州西湖相比，惠州西湖面积不及杭州一半。湖中也有苏堤，堤长300多米，比不上杭州苏堤的2700米。杭州苏堤，杨柳依依，婀娜多姿。惠州苏堤，除杨柳外，还有榕荫拂水。古榕魁伟，气根悬空，千丝万缕，美若长髯。其如云树冠，苍劲挺拔，风雨中愈久弥坚，姿容盛仪，如老之东坡。

夜游惠州西湖，对我是第一次，有格外宁静的美。

冷蓝的夜色，碎片般跳跃的湖水。湖畔干净、清新，空气中漾着花香的甜味。疫情期间，游人稀朗，都自觉戴着口罩，别样悠闲，都自觉戴着口罩，别样悠闲，都自觉戴着口罩，别样悠闲。

惠州西湖的孤山，也有别于杭州。

此地有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此西湖，有朝云生死相随的情影，波光粼粼处珍藏着苏公的感情牵挂。

朝云墓已经有九百多年历史，墓碑上刻着“苏文忠公侍妾王氏朝云之墓”。墓前立六如亭，墓旁丈余，有王朝云手持经书的石雕像。

墓碑上“侍妾”两个字，表明墓主的身份，这是时代的特色。巧合的是，陪伴苏东坡的三位女性都姓王。原配王弗，三十岁前病逝。苏东坡为怀念她，写一首《江城子》，这首悼亡之作因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铭心佳句而被千古称颂。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陪伴东坡二十五年，是东坡的贤内助。王朝云，字子霞，浙江杭州人，歌女出身，聪明俊秀。12岁时被在杭州任通判的苏轼收为婢女，19岁在黄州时纳为妾。

1096年夏季，惠州瘴疫流行，死的人很多，其中就包括朝云，年仅34岁。苏东坡的草药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终未能挽留住她年轻的生命。我在想，如果不是今天，哪怕是新冠病毒，大概率都能挽救朝云不走。苏东坡悲痛万分，按照朝云的遗言，把她埋葬在丰湖的栖禅山寺旁边。

朝云至死都是“侍妾”，她却无怨无悔。苏东坡官迁密州、徐州、湖州，遭“乌台诗案”，后再贬黄州，晚年又被贬到惠州，这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中，王朝云一直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正如苏东坡所说，朝云对他是“一生辛勤，万里随从”。

此墓保存完好，长期为游人纪念。即使“文革”时期也未遭损坏，对爱情不渝的王朝云始终被惠州人民厚爱着。由

快到哪一步就闪掉，方有回响？

□明前茶

有一天，在公园开阔地，在顶顶商厦的下沉式中庭，在艺术街区或城市中心的挑高厂房中，一座粉色调、金属色调或太空色调的快闪店在24小时内矗立起来。它原本包裹在层层叠叠的绿色帷幕中，忽而掀起盖头，美梦开启了，美梦消逝的倒计时也同时开启。

城中潮人奔走相告，争相去快闪店里打卡拍照。有的快闪店像童话中的充气城堡，有的像武侠小说中潜伏着无数故事的客栈，有的像忽然放射光芒却随时可能消失的UFO。快闪店的核心

陈列元素有美妆、潮鞋、印着巨大明星肖像的联名款T恤，有荣获红点设计奖的小家电、AR体验设备、头部主播们人手一只的电吹风和电卷棒，有墨镜、皮具、闪闪发光的首饰与高跟鞋。快闪店里，既有主播们现场搭就的补光灯，又有不慎闯入的广场舞阿姨。后者不免带着一脸疑惑。说到底，快闪店不是普通展会，不会卖柴米油盐、鸡鸣鸭鸣之类脚踏实地过日子的东西，快闪店是城市核心吹出的巨型泡泡，它只售卖潮流文化中充满灵气、激情和出人意料的部分。快

闪店在开张12小时内，就会成为微博上的话题新闻。

快到哪一步就闪掉，才能在粉丝的心中留下恋恋不舍的回响，让那些错过的人深感遗憾，仿佛在酒店门口与偶像擦肩而过？一位快闪店的策划花三年时间做调研，终于通过数据图表发现，只开三到七天，快闪店的消费黏性最好。一旦超过第八天，快闪店的人流量与销售额，就会急速下跌。快闪店能不能像你家楼下的5元小商店，多半像漫长的舞剧一样，总有一天一刻舞者与观者疲沓下

来，彼此不再产生心领神会的火花，而快闪芭蕾，是舞者将全身心能量贯注于一分钟内，她起跳、飞跃、旋转，开腿后定格，她像一朵昙花一样刷地收起裙裾离开，所有的身姿带动空气中本不存在的乐符，本不存在的情感跌宕，成就观者被震撼、被慑服的时刻。

她自己去看快闪芭蕾留下的巨幅黑白照片，常常被20岁到80岁舞者留下的有力身姿感动到热泪盈眶。也许，那些被当作艺术品来创作的快闪店，动人心弦的部分，与之庶几相似。

几百年了 惠州人民没有忘记东坡的善举

和杭州一样，惠州西湖亦有孤山。

孤山下有巨石，上刻“东坡园”三个大字。距石刻不远处，有铜铸的雕塑群。群像概括了东坡先生寓惠期间的事迹。居中者，乃东坡先生。先生左起往右，依次是骑秧马插秧的老农、手抓草药的村姑、双手举犀牛腰带的孩童、肩挑稻谷的农夫，还有田头的水车。

惠州西湖，有东坡为民造福的诸多善举，清澈的湖水映射着“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生关爱。东坡自小“奋厉有当世志”，谪居惠州期间，报国的初心不改，即使身处逆境，还是以老百姓办事为己任。在城建、农业、水利、治病等方面，苏轼“见义勇为，而不顾其害”，为惠州百姓做了大量好事。

一个处江湖之远，不忧其君反忧其民，“一肚子不合时

朝云若在今天 不会被瘴疫夺去生命

朝云若在今天，不会被瘴疫夺去生命。

朝云至死都是“侍妾”，她却无怨无悔。苏东坡官迁密州、徐州、湖州，遭“乌台诗案”，后再贬黄州，晚年又被贬到惠州，这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中，王朝云一直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正如苏东坡所说，朝云对他是“一生辛勤，万里随从”。

此墓保存完好，长期为游人纪念。即使“文革”时期也未遭损坏，对爱情不渝的王朝云始终被惠州人民厚爱着。由

西湖的天光湖色 寄托着苏东坡的“庙堂”和“江湖”

风，将传统诗词的境界提高到空前水准。

“一蓑烟雨任平生”。只有西湖的水天一色，波光粼粼，春和景明，才装得下东坡的胸襟和诗意盎然。在他眼里，西湖的天光湖色，寄托着他的“庙堂”和“江湖”。进退之间，两个西湖的人生际遇，仍不舍古代文人“三

苏公境界高远，无论是高居庙堂之上，还是退居江湖草泽，他心中所念的都不是一己的功名和富贵，而是黎民苍生与家国社稷。可以说，他的诗词境界在仰望星空，而不在名利场。这样的苏东坡，才给我们留下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名句，一扫晚唐、五代以后萎靡不振的时

宜”的苏东坡，集中体现在这组栩栩如生的雕塑中。秧马雕塑，主要反映东坡遭贬途中，路过湖北时，见当地农民骑在一种“秧马”农具上，倒退着插秧，省时又省力，便把这种农具介绍到惠州，画图仿制。孩童手中的犀牛腰带，则是指东坡捐修西湖的故事。田头的水车，自然是东坡从江南引进的先进灌溉农具。

农妇手握的草药，记载了东坡寓惠时，在瘟疫来临期间，自制草药方帮助百姓治病的事迹。其中，肩担稻谷的农民雕塑，生动地表现了东坡为惠州农民争取赋税钱粮两便或按低粮价收税的政策，大大缓解了农民负担。

在这组雕塑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一记的故事。博罗县城曾遇火灾，一城尽灰，百姓流离失所，军营官兵也与民争居扰

民。东坡经过努力，共建300间营房，解决了军队住宿问题。

只要做一点好事，人民就不会忘记你。几百年了，惠州人民没有忘记东坡的善举。感谢惠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送来一本《惠州东坡园艺志》，书中有盛世修东坡祠的记载。仅元、明、清以来，东坡祠有记录的重修就有10余次，每次都有重修祠记，足见其在惠州人民心中的位置。

正如祝勇先生所言：“儒家的生命力，在于它让人们在进退转圜之间，都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无论进退，苏轼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念，具体恤百姓的仁政善举，得到人民的认可与纪念。这也是对我们今天践行执政为民理念最好的启迪。

朝云忠贞的爱情故事淬炼成惠州西湖精神的一部分，也体现了惠州历史文化的传承。我想，假如朝云在世，对后人这样良善的纪念安排，应该也是会心满意的。

正陶醉在游西湖的兴味中，惠州市文化旅游局长钟秀告知，接到省厅的电话提醒，监测到昨晚惠州西湖人流较多，疫情防控期间，建议夜晚不要再亮灯了。这种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的细致，令我感动。东坡先生的朝云如果在今天，估计也不会被瘴疫夺去生命。

在美国宣布从中国撤出企业的背景下，投资百亿美元的大亚湾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率先开工，助力全国复工的信心。今日惠州，迅速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城乡基本服务实现均等化，人均收入3.7万元，3.4万多人脱贫，已成惠民之州，并跻身全国文明城市行列。惠州西湖也比肩杭州西湖，成为5A旅游景区。这大约又是东坡先生想不到的。在这样的春日走访惠州，别有一番意味和心境。

不能不感谢东坡先生，只有游了西湖，领略读懂了东坡文化，才算到了惠州。

被误读的三伏

□朱辉

六月下旬，天气刚开始有点热，我们社区网格群里就有人开始炒作“三伏”了。他们说今年夏天会特别热，因为三伏天有40天之久。接着便开始宣传省内某山区的民宿，说那里山清水秀，夏季温度不足20摄氏度，是避暑最佳选择。如果有意向，可以联系他们。

在商言商，他们的话没几个人当回事。然而前几天，某电视台气象小姐居然也这么说。她倒没有确定今夏会比往年热，但说今年“三伏”有40天，比一般年份多10天。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于是去查阅资料，果然发现给气象小姐写文案的人可能不专业，闹出了这么个笑话。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伏”的意思是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地下，“伏”由节气的日期和干支纪日相配合决定。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第四个庚日分别为初伏、中伏的开始日，立秋以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的第一天。根据这样的算法，假如立秋日及其后两天出现庚日，则中伏为10天，否则中伏为20天。实际上大部分年份“三伏”都有40天，下次出现“三伏”30天要等到2031年。可见今年没有什么特别，只是许多人并不留心以往每年“三伏”天数，所以人云亦云。

这么容易查证的事情，都会广泛地以讹传讹，可见我们平日生活中，不知不觉也许传播了很多谣言。不经意中因为想当然，也可能无意识地编造过一些谣

夏日三鰲焖苦瓜

□惠州羽正

惠州地处珠江水系，属广义的珠江三角洲范围，东江主流与东江支流西枝江在鹅城惠州汇合后，绕城西去流入珠江。其饮食习惯深受广府人、客家人饮食文化的影响，互为因果，形成独特的惠州菜。鲮鱼焖熟三鰲，鹅城惠州夏日时令菜三鰲鱼(鲮鱼)焖苦瓜，鲜腴肉嫩，甘香惹味，一尝难忘。如此美食，试拉杂一筹，首句“芽姜紫醋炙鲮鱼”，俨然是有韵的菜谱。

明代诗人何景明有一首《鲮鱼》诗：“五月鲮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能先；鰲鲋遍及中瑯笮，荐熟应开庾岭筵。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鲮鱼和荔枝一样成了宫廷的时令美食。

在清代，诗人谢翱把鲮鱼比作美女西施：“网得西施国色真，诗云南国有人佳；惠州诗人张隽将东江鲮鱼与惠州荔枝并列：“最是此邦风物胜，江鲮肥美荔枝甜。”惠州栏栏江中便可将之捕获。三鰲鱼爱鳞如命，怕挣扎弄伤鱼鳞，故一触网便不动，乖垂待擒，难怪又被称为“惜鳞鱼”。

广东民间谚语：“春鲮秋鲤夏三鰲”。入夏惠州洄游产卵的鲮鱼最为肥美，肉质细滑，富含脂肪，是河鱼之王，自古为人所好。鲮鱼在清光绪《惠州府志》有载；民国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则称：“鲮鱼即三鰲。非湖上产，出于湖东东江上。配以苦瓜，湖船佳食品也。”

炎炎夏日，三鰲焖苦瓜成了一道民间喜欢的时令菜，尤以苦瓜伴煮，食之味特佳”。三鰲鱼营养丰富，补中益气、美味可口。苦瓜也称凉瓜，是夏令时蔬菜，清香微苦，善后回甘，功效解暑清热，明目降脂，常用于普通人家常餐。更妙的是，苦瓜与其他食物同炒同煮，不但其苦味不侵染对方，反而让对方吸纳自己的甘甜，可谓菜中君子。

苦是人生百味之一，食客对苦味的妙处有诸多独到的理解。清人袁枚《随园诗话》称：“味甜则口悦，然微苦则令人思；味苦则口涩，然微苦则耐人思。要知甘而能鲜，则不俗矣；若能回甘，则不厌矣。”如此看来，三鰲鱼配以苦瓜同煮，乃是绝配，苦瓜的清甘与三鰲鱼的肥美彼此交融，相得益彰，好吃有益。

珠三角的家常食法主要是以苦瓜、豆豉、蒜子焖；或蒜蓉、豉汁蒸；或油盐清蒸，或腌制咸鱼干。潮汕的食法则是在以酸梅煮，或用豆豉水煮，或用盐水清煮，又或做成鱼饭点豆腐。不足。鲮鱼还是做鱼生(刺身)的上佳食材，明末清初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便说：“鱼生以鲮鱼为美”。还有将鱼卵取出晒制成“三鰲子”，其油润金黄，风味极佳，佐酒一流。

俗话说，“甲鱼吃裙，三鰲吃鳞”。三鰲鱼皮下脂肪丰富，带醋烹调格外鲜美。惠州的食家称，三鰲鱼焖苦瓜，若加上五花腩同煮，其味更佳。这种烹调方法，与江南地区蒸煮巧用猪肉网油有异曲同工之妙。

言。凡事只怕“认真”二字，我们真该学学德国人的严谨生活态度，平日多一些较真精神。

那么，从“三伏”天数和分布时间段，可否预测出今夏热不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三伏”概念提出的年代，距今已经相当久远，气候早已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且“三伏”对应天气，在古代似乎也只适用于中国北方中原地带。同样的“三伏天”，海南与黑龙江就完全不是同一景象。

具体到如今我所在的江南地带，夏季会不会很热，最直观地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梅雨季节的长短。今年梅雨持续40多天，为本世纪最长，因此热得比往年晚。二是副热带高压强度。今年七月“副高”一直偏弱，所以出了梅，酷暑也没有立刻杀到，据说7月30日以后才会出现极端高温，这比大多数年份晚了约20天。第三个因素是台风。夏季如果有几股一路北上的强台风，酷暑就会出现几个间歇期，这个夏天就不会太热。有时一股北上的台风也没有，持续热上三四十天便不可避免。

假如看看“三伏”“三九”的“排班表”，就能预测酷暑严寒，那气象局的专家们早就失业了。关于“三伏”，理解起来其实并不复杂，然而不少人懒得去琢磨，于是常常被一些错误信息误导。也许有人觉得这是闲事，被误导了也不打算。然而一旦养成了不动脑筋、人云亦云的习惯，很容易在其他方面遭受损失。

鲮鱼的扬名，与文人墨客的大加赞誉不无关系。历代有关鲮鱼的诗文、典故、逸事，不可胜数。宋代王安石赞美“鲮鱼出网蔽洲渚，菽笋肥甘胜牛乳”；苏东坡在长江下游镇江品尝鲮鱼后作诗：“芽姜紫醋炙鲮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写出鲮鱼的甘香滋味比他心头好鲈鱼还更胜一筹，首句“芽姜紫醋炙鲮鱼”，俨然是有韵的菜谱。

明代诗人何景明有一首《鲮鱼》诗：“五月鲮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能先；鰲鲋遍及中瑯笮，荐熟应开庾岭筵。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鲮鱼和荔枝一样成了宫廷的时令美食。

在清代，诗人谢翱把鲮鱼比作美女西施：“网得西施国色真，诗云南国有人佳；惠州诗人张隽将东江鲮鱼与惠州荔枝并列：“最是此邦风物胜，江鲮肥美荔枝甜。”惠州栏栏江中便可将之捕获。三鰲鱼爱鳞如命，怕挣扎弄伤鱼鳞，故一触网便不动，乖垂待擒，难怪又被称为“惜鳞鱼”。

广东民间谚语：“春鲮秋鲤夏三鰲”。入夏惠州洄游产卵的鲮鱼最为肥美，肉质细滑，富含脂肪，是河鱼之王，自古为人所好。鲮鱼在清光绪《惠州府志》有载；民国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则称：“鲮鱼即三鰲。非湖上产，出于湖东东江上。配以苦瓜，湖船佳食品也。”

炎炎夏日，三鰲焖苦瓜成了一道民间喜欢的时令菜，尤以苦瓜伴煮，食之味特佳”。三鰲鱼营养丰富，补中益气、美味可口。苦瓜也称凉瓜，是夏令时蔬菜，清香微苦，善后回甘，功效解暑清热，明目降脂，常用于普通人家常餐。更妙的是，苦瓜与其他食物同炒同煮，不但其苦味不侵染对方，反而让对方吸纳自己的甘甜，可谓菜中君子。

苦是人生百味之一，食客对苦味的妙处有诸多独到的理解。清人袁枚《随园诗话》称：“味甜则口悦，然微苦则令人思；味苦则口涩，然微苦则耐人思。要知甘而能鲜，则不俗矣；若能回甘，则不厌矣。”如此看来，三鰲鱼配以苦瓜同煮，乃是绝配，苦瓜的清甘与三鰲鱼的肥美彼此交融，相得益彰，好吃有益。

珠三角的家常食法主要是以苦瓜、豆豉、蒜子焖；或蒜蓉、豉汁蒸；或油盐清蒸，或腌制咸鱼干。潮汕的食法则是在以酸梅煮，或用豆豉水煮，或用盐水清煮，又或做成鱼饭点豆腐。不足。鲮鱼还是做鱼生(刺身)的上佳食材，明末清初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便说：“鱼生以鲮鱼为美”。还有将鱼卵取出晒制成“三鰲子”，其油润金黄，风味极佳，佐酒一流。

俗话说，“甲鱼吃裙，三鰲吃鳞”。三鰲鱼皮下脂肪丰富，带醋烹调格外鲜美。惠州的食家称，三鰲鱼焖苦瓜，若加上五花腩同煮，其味更佳。这种烹调方法，与江南地区蒸煮巧用猪肉网油有异曲同工之妙。